

「魔法與自然崇拜——凱布朗利博物館亞洲典藏賞析」演講紀實

■ 蔡昕容

凱布朗利—賈克—席哈克博物館（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-Chirac，以下稱凱布朗利博物館）坐落於法國巴黎，以典藏及推廣非洲、亞洲、美洲及大洋洲的原創文物，融合當代經典與常民藝術為館藏特色。從 2019 年開始，凱布朗利博物館陸續在臺鉅獻了幾個精彩的展覽，分別是 2019 年底展於高雄市立美術館的「TATTOO 刺青——身之印」、2020 年於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稱本院）南部院區展出的「面具精品展」，以及 2022 年在臺南市美術館，廣受歡迎的「亞洲的地獄與幽魂」特展，均呈現出該館重視文化間交流對話的特質。今年（2023）二月，本院偕同法國在臺協會、法國藝文推廣總署，邀請法國凱布朗利博物館典藏部亞洲組組長，同時也是「亞洲的地獄與幽魂」展的策展人——Julien Rousseau 先生帶來專題演講。Julien Rousseau 先生以「魔法與自然崇拜」為題，解析凱布朗利博物館的亞洲典藏，本文謹此紀錄，與讀者共享。



圖 1 講者 Julien Rousseau 先生 展示服務處提供

本場「魔法與自然崇拜——凱布朗利博物館亞洲典藏賞析」(Magie et culte de la nature: quelques exemples des collections d'Asie du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) 講座，Julien Rousseau 先生(圖 1) 以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為思考途徑，展開相關論述。他認為博物館展示藝術文物，並非僅在於提供理論性的說明，故其旨不在對藝術品進行分類，而是欲透過藝術品，進一步地觀看人與自然的關係。

文物如何展現人與自然的關係？當中又反映出什麼樣的人文思考？通過擇取凱布朗利博物館的幾件典藏，Julien Rousseau 先生分析其中的自然意象，並逐步開展物件背後所蘊藏之文化意涵。

自然崇拜與力量

對自然的觀察與崇敬，是一種跨民族、跨文化的現象，它共同存在於早期的人類社會中。原始先民在觀察自然的同時，也將對自然的感知和想像投注於藝術創作，而文明差異催生出不同的觀看視野，給予物象不一樣的詮釋，進而在相同的自然母題中展現文化的多元性。

即如「月」的母題，對於熟悉華人文化的人而言，很容易聯想到月與兔的神話，然而月與兔子的連結並非僅存於亞洲，美洲墨西哥原住民也存有這樣的說法。這般共性或許便是源於先民對自然的觀察，當人們抬頭望向月球，試圖為月的陰影變化找出解釋，遂譜繪出了兔子的輪廓與耳朵。凱布朗利博物館典藏之十九世紀日本〈阿字月輪觀〉立軸(圖 2)，則是展現日本文化對月意象的認知。畫幅裡映照一輪飽滿的明月，月裡盛放著一朵蓮花，梵文「अ」(轉寫成 a，中文音譯為阿)字冉冉翻於蓮上。此幅以月為題的畫作既可以從日本本土的神道



圖 2 19 世紀 日本 阿字月輪觀 軸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
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photo Pauline Guyon.

教找到源頭，也顯示了與佛教的互攝。「阿」字代表著大日如來的智慧光明，畫中的阿字真言以金箔染繪，意在凸顯這種遍照一切處的力量；盛開的蓮花則象徵佛道圓滿的過程，超脫於淤泥中的蓮，代表著從輪迴轉世中得到解脫。這種觀想方式與八世紀空海和尚(774-835)自中國取經，回日本後成立真言宗有關。真言宗以即身成佛為宗旨，其中，透過觀月輪而觀想自身的修行方式，即為其方便法門之一。從這件作品便能看到這種將自然事物與精神能量相連，崇而敬之的表現。

自然界變化萬千、莫可窮知的力量，促使人們在敬畏自然的同時也浮想聯翩，引領出對自然物的崇拜，甚至沁入人們的精神世界。因此，自然意象經常被宗教藝術化用，在文物中



圖3 18世紀 柬埔寨 佛陀本生十世卷軸繪畫 軸
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
Chirac, photo Patrick Gries, Valérie Torre.



圖4 18世紀 泰國 佛陀接受獼猴與大象的供養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© musée du
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photo Pauline Guyon.

經常可見自然物的參與。而這不僅展現在對自然景物之刻畫，動物們活躍的身影也是另一個可以觀看的面向。

凱布朗利博物館收藏的〈佛陀本生十世紀卷軸繪畫〉(圖3)是一件非常特別的作品，它除了是該館典藏年代最早的其中一件文物，更曾被法王路易十六(Louis XVI, 1754-1793)展示於凡爾賽宮的珍奇櫃，為其具有異國情調的藏品之一。這類繪畫在法國宮廷被運用為教導皇室子女的物件，然其原初的創作功能，乃是

令僧侶藉此講述佛陀身世，傳遞佛陀教義。

畫作內容描寫了佛陀本生故事，由下而上分述了佛陀出家前到證道的進程，我們可以看到當中出現了不少動物的形象。佛教中的動物是充滿靈性的，在本生故事裡，不乏佛陀在成佛之前化身動物，為了利益眾生，以動物身行菩薩道之事。這一方面顯露出佛教在思想中納入與自然的關聯，另一方面，賦予動物更多的人/神性，也反映了人與動物相親、兩者活動界限重疊的生活型態。

同樣的，十八世紀泰國〈佛陀接受獼猴與大象的供養〉（圖4）亦描繪了帶有靈性的動物。為使爭論不休的比丘明瞭爭執之無益，佛陀獨自避居到森林靜處。安居期間，佛陀受到森林裡的象與獼猴妥善照護，並藉由人與動物的友善互動，向比丘傳遞生命不應消耗於諍論上的道理。

以動物闡明佛理的手法時可見於佛教典籍，透過文學、藝術創作進一步昇華原本質樸的動物性，使其形象更為飽滿、更與人類的精神活動產生聯繫。形象的賦予與塑造，一定程度地蘊含著人在與動物接觸的過程中，所興發之認識或想像，佛教藝術裡的動物造型，似也訴說著佛教對於人與動物如何共存的探索，透露出尊重生命的思維。

文物上有關自然文物的描摹不僅映照了人與自然的互動，甚至也能從中掘發出一地之宇宙觀或信仰活動。十九世紀中鄂溫克族文化的〈薩滿服〉（圖5）是凱布朗利博物館的一件經典藏品，它原收藏於 Joseph Martin 這位探勘者手上，為其於 1880 年代探索西伯利亞時得到的物品，後將之贈予法國。這件薩滿服由皮革、馴鹿毛皮、金屬配飾（鐵、紅銅、黃銅）、木、猛瑪象的骨頭或象牙等材料製成，綴飾的十分華麗。

自然世界是薩滿獲得知識和洞察的來源，薩滿們需要歷經長途跋涉的旅行，與自然界裡的神明、祖靈，甚或野外動物相遇，進而協調整個族群的安全及健康。薩滿服就有如盔甲一樣，保護薩滿度過這場危險的旅行。這件薩滿



圖5 19世紀中 俄羅斯、西伯利亞 Joseph Martin (1849-1892) 採集 薩滿服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photo Cyril Zannettacci.



圖 6 19 世紀初 印度 耆那教繪畫·巴濕伐那陀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 acquies Chirac, photo Claude Germain.

服有趣的地方即在於它宛若一個宇宙的總結，衣服內金屬的部分代表天上的星體；服上的曲線和圓圈則與河流、捕魚有關——反映出此地人民的重要活動；而那好似無止盡般，各種不同皮革的呈現，既象徵自然裡面不同的動物，同時也是視覺上最引人驚豔之處。當自然、動物、人類的意象具足於一件衣服，薩滿穿著上身，彷彿也將宇宙包容於己。

〈耆那教繪畫·巴濕伐那陀〉（圖 6）一件則是顯示了耆那教的宇宙觀和信仰。此圖描繪耆那教二十四位尊者中的第二十三位——巴濕伐那陀。祂持冥想坐姿，身上圍繞的蛇為其守護者，這也呼應了前述提到的自然崇拜。自然主

題不僅反映於以蛇為守護者，至尊後方的幾何圖形更是對宇宙之總結。白色區塊意味著各個不同大陸；藍色線條為海洋河流；山脈則以黃色呈現。尊者外的圓圈，穿梭著許多的渡津者，他們將信徒擺渡到彼岸，使其從痛苦跟死亡中解脫，不同形式的生命都容納在這幅宇宙圖裡。

從自然、動物到宇宙，自然世界以各種形貌參與了人們的藝術創作。由上述幾件作品，我們可以看到自然意象或者與精神信仰生發連結、印證本土常民活動；或者反映一地之價值思維與宇宙觀。文物蘊藏著理解人與自然關係的線索，這也表示我們實有豐富多元的視角可以觀看、欣賞文物。

意義的賦予與詮解

Julien Rousseau 先生探討文物中自然物象所涵納之人與自然的互動，與其反映之價值信仰；另一方面，講者進一步展開對「文物意義」的探論。面對同樣的文物，每個來到博物館的人可能給予不一樣的詮釋，亦即，物件的意義並非凝滯不變，而是種透過觀看形成的動態關係，觀看者不同的背景和文化或將催生出不同的理解。

Julien Rousseau 先生舉越南〈辟邪陶罐〉（圖7）為例說明，一個小小的陶罐對越南山區的嘉萊族來說，如何承載了超過於日常用品的意義、訴說了人與象群的關係而具有避邪的功用。此件文物乃是人類學家賈克杜恩（Jacques Dourne, 1922-1993）採集而來，通過他的田野筆記，我們得知嘉萊人會在陶罐裡置放棉布，於黎明時分前去蒐集、貯藏大象的眼淚。這些含有象淚的陶罐，被當作避邪之物存放家中。嘉萊族馴養大象作為生活的夥伴，協助人類從事各種勞役工作，人象的緊密關係讓嘉萊文化中大象的淚，蘊藉了些許浪漫的意味。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之下，貯藏用的陶罐被賦予了更多意義，不再只是當作日常之用。

再看日本二十世紀後半葉的〈狸貓木雕〉。（圖8）臺灣民間故事不多見的狸貓，在日本卻是活躍於民俗文化中的一員。這件木雕的狸貓做進香客打扮，頭戴斗笠，一手拿清酒，一手持帳本。日本文化裡的狸貓是宛如吉祥物一般的存在，許多店家或住家都會陳設狸貓擺飾，期能藉以招徠幸運與繁榮。文學、藝術作品裡的狸貓也被形塑出特殊的形象。他們生活於森林，喜歡吃天婦羅烏羅麵，當代的「狸烏冬」正是以狸貓命名的烏龍麵。此外，狸貓還具有變化成其他形體的能力，靠著一片樹葉即可變身，甚至擁有飛翔

的能力。藉由張得大大的子孫袋，狸貓便能如滑翔翼一般飛翔，也可用來供其他狸貓躲雨。歌川國芳（1798-1861）、葛飾北齋（1760-1849）的浮世繪畫作都留存有不少這般逗趣的表現。日本



圖7 20世紀中 越南嘉萊 辟邪陶罐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
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Dist. RMN-Grand Palais.



圖8 20世紀後半葉 日本 狸貓木雕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
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photo Claude Germain.



圖 9 19 世紀末 泰國 蛇神（那加），起翹（chofà）
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photo Patrick Gries, Valérie Torre.



圖 10 2013 泰國 Sithisak Sanprasit 製作 祖靈面具（皮塔空） 凱布朗利博物館藏 © musée du quai Branly-Jacques Chirac, photo Claude Germain Sittisak Sanprasit.

的神道教將狸貓視為低階神明，民俗的發想也使得狸貓進入到妖怪文化中，逐漸堆砌出更為靈動的樣貌，狸貓與人們因而產生更深刻的連結。

Julien Rousseau 先生談到，不論是學院派還是宗教學者，都想對妖怪做分類，但這些生物總是能以旺盛的生命力，想辦法超脫他們的劃

分。如同狸貓，既展現了生物可以幻化成各種形貌的多元性，也呈顯出非人類所能掌握的特質。在民間流傳的故事裡，狸貓與人類時而友善、時而對立，不難發現，「妖怪」難辨善惡，自外於既定的價值觀，端視人們希望怎麼理解。

這也表明，由於自然本身的性質不是固定

的，它可能是生的泉源，也可能是死的泉源，事物的意義遂往往來自人們主觀的賦予。Julien Rousseau 先生又以〈蛇神〉（圖9）、〈祖靈面具〉（圖10）為例，談論人們如何為自然或是生物形象注入了「靈」的形象，使得「靈」附身於物象中，擴大了意義表述的範疇。

蛇崇拜廣泛存在於印度，不少神祇揉合了蛇的特徵。梵文「नाग」（轉寫成 Nāga，中文音譯為那伽）便是印度神話中著名的蛇神，其形象常見於婆羅門教、印度教和佛教經典。在進入宗教之前，蛇就已經是在地信仰崇拜的對象，人們從蛇的形體聯想到水的蜿蜒，因此，蛇在原始信仰中常與水相關，具有水之神、水之靈的意涵。在柬埔寨，蛇也被當作彩虹的象徵。

原始的常民信仰經常被宗教吸收，印度教的蛇神那伽既是泉水、井水和河流的保護神，能夠造雨、為土地帶來豐收的同時，卻也會帶來洪荒或乾旱等災害。佛教裡的那伽同樣被當作水的守護者與豐饒土地的象徵，祂親水的屬性也讓其與佛教教義中重要的概念——淨化生發關連，成為與淨化有關的圖示。

面對不可知的自然，原始先民產生或崇敬、或畏懼的心理，並將這股力量賦予了「靈」的解釋。此抽象概念通過外觀的聯想，在具體物象得到落實，水的「靈」便附身在蛇的形象之中。

在泰國，「靈」的概念則以面具為載體，存在於百姓生活。泰國的佛教涵攝了泛靈信仰，泰文中的泛靈（phii）不僅獨指鬼魂，還包含自然界的各種精靈、祖靈等等。

泛靈遍布於每個角落，卻沒有固定的形象，面具在此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他給予這些泛靈一個模樣，提供先民事神及溝通萬物精靈——有形的載體，面具因而成為人神交流的媒介。凱布朗利博物館收藏的〈祖靈面具〉是泰國丹

賽慶祝「皮塔空」（Phi Ta Khon）鬼面節不可或缺的物品。丹賽的鬼面節融合了泰國東北傳統的瓦三敦節，據佛教《本生經》的記載，相傳當佛祖轉世的瓦三敦王子走出森林重新回城，遊神野鬼尾隨其後，加入護送及歡慶的行列，皮塔空即是當眾靈之一。在節慶舉行時，舞者會穿戴面具，扮演皮塔空來遊行慶祝，期待藉此得到神靈的庇護，並祈求風調雨順、豐年平安。這些皮塔空面具大多色彩鮮艷、神情誇張，甚至有點嚇人，這些嚇人之處即在反映神靈鬼魂善惡不定、無可控制的特質。從〈祖靈面具〉中我們看到面具被轉借成了靈的表徵，通過塑造靈的形象於面具上，靈彷彿便棲身其中，使得原先單純作為物質的面具獲得了神性的能量，進而獲得溝通人神之意義。

結論

Julien Rousseau 先生透過將自然崇拜的精神、主觀賦予的意義帶入博物館，希望藉由此此次演講，提供另一種解讀文物的方式，使觀者在觀看文物時，能進一步反思當中所含藏之人與自然的關係。同時，Julien Rousseau 先生也強調，物件本身所能夠陳述的東西，往往比我們知道的更多，也就是說，沒有一個詮釋可以真正說明物件的所有意義。因此，博物館的使命是讓藏品自行說話，其職責不在於對作品提出唯一的定義，而應提供多樣性的、可容納不同聲音之跨文化、跨領域觀點，引導觀者得自想像中得到思辨與啟發，形成屬於自身的意義。

感謝法國在臺協會 Sibylle Neouze 女士、莫奴女士協助取得圖檔，敬致謝忱。